

<<淘金三部曲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淘金三部曲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58699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58693

出版时间：2013-5

出版时间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余一鸣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淘金三部曲>>

内容概要

《淘金三部曲》收录了江苏作家余一鸣的三部中篇小说——《入流》、《不二》、《放下》，分别讲述了某县城运沙、建筑、水产业的江湖故事。

作者以带有浓重江湖气息的语言、极具戏剧冲突的场景，揭示了冰冷的商业生存法则，表达出作者深深的道德忧虑。

《淘金三部曲》以《入流》为核心篇章，小说描述的是长江上的运沙业这一“小世界”。

从一个普通的渔民到拥有大吨位运沙船的船队老大，渔民控钱在江上王国惟一的帝王——白脸的鼓动下，见证并参与了众多血泪故事。

他逐渐出让了自己原本淳朴善良的灵魂，抛却了一切的道德束缚，最终跻身于与白脸一样呼风唤雨、无所不能的上流社会……

《淘金三部曲》稿甫一问世，便得到众多影视机构的青睐，《入流》同名影视剧正在筹拍中。

<<淘金三部曲>>

作者简介

余一鸣，1963年生，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，系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江入大荒流》，中短篇小说选《流水无情》、《什么都别说》等，在《人民文学》等刊物发表长中短篇小说50多个，小说十多次入选选刊和年度选本，并多次进入中国小说排行榜。曾获人民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奖和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

<<淘金三部曲>>

书籍目录

入流不二放下创作手记

<<淘金三部曲>>

章节摘录

入流第一章8月26日 晴 东南风2-3级船进入上江，就不断有小艇围上来，是那种影视剧里海上枪战中常出现的雅马哈快艇，塑钢船壳，漂亮得像炫翅的金蜂，嗡嗡叫着。

它们在陈拴钱的大船前后游弋，犁出一道道白色浪花。

拴钱的船尾也拴着一艘，追随着大船。

拴钱尤其喜欢驾驶这艘小艇撒野，如同开惯了大卡的司机稀罕玩一玩两轮摩托。

但现在拴钱不睬他们，原速前进，一会儿那些小艇就散开了，像是一群没找着肉的苍蝇。

根水把头探进驾驶舱，说，三叔跟他们谈价呢。

拴钱朝后视镜瞄了一眼，老三把速度放缓了，后面的船都跟着慢了，船头越来越小。

过了一会儿，对讲机嗡嗡的杂音里传来老三陈三宝的声音——哥，他们只要五块呢。

拴钱说，走。

三宝说，哥，你再想想，比白脸那边便宜一半呢，我省了五千，你就省了一万，固城船队就省了几十万。

拴钱说，你再不跟上，耽误在白脸那儿排队了，你莫非真的放得下白脸那儿的乐子？

对讲机里只剩了嗡嗡的杂音，老三没声音了。

拴钱看后视镜，老三的船头从一点苍蝇屎膨胀成了火柴盒大小，老三还是跟上来了，整个船队也跟上来了。

那些小汽艇是打沙船派出的说客，过了和县，江面上就停泊了三三两两的打沙船，船不大，二、三百的吨位，但声音巨大，马达轰鸣能让几里路内的江面震耳欲聋。

你想想，它有一根一人抱不过来的铁管子戳在江底，把江底的黄沙吸上高出江面几十米的船舱，那样的力气，吸沙泵需要多大的马力。

拴钱对根水说，就像把一根钢管捅进了女人的深处。

根水说，那这长江的江底一定痛得厉害。

拴钱说，你这伢子，还真把这长江比女人了，就是女人，每个月也得把身子里没用的血淌出来。

不淌出来就阻了血脉，像这长江，不吸掉江底的泥沙，就要抬高河床，阻塞河道，那也不舒畅。

其实，你把长江比做女人也真没错。

拴钱一只手摸出一根烟，另一只手还是放在舵盘上，根水用打火机帮他点上了。

拴钱吐出一口烟说，就是一个女人，也不能不停地让男人去干，那就把它当成了婊子，就把这女人害了。

政府限制打沙船，就是规定了不是什么男人都可以干，江底的沙子也是一层保护层，挖深了挖多了，两边的河床就会坍塌，甚至江堤的根基也会凹陷，那洪水一到，两岸边的老百姓就遭殃了。

根水说，你比我们大学里的老师讲课还讲得好哩。

拴钱说，你伢子笑话你叔呢。

确实，长江这碗饭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，你得有相关部门的营业执照，执照限额，这塑料皮本子就比黄金还贵，转一下手就是上百万。

这世道有钱的人多，你买吸沙泵，置打沙船，出手就得二、三百万。

你再花百万大洋买到了营业执照，但管事的部门未必会让你过户，你走通了红道，还有黑道，有钱不等于就能在长江里充大爷。

长江里的大爷很多，一段江面就有一个大爷，有的还不止一个大爷，人家是时刻准备着豁出身家性命的。

能让岸上江上的各路大爷都敬你让你，这样的人不多，白脸算是一个。

拴钱认准了在白脸这里装沙，原因有很多，最简单的一条，白脸能一年四季不停吸沙泵，水警一封江，其他的打沙船都哑了，白脸的马达叫得更欢。

装沙的船只排出几里路，白脸的手下拿着记录本，不是老客户都得响机器走船，你哭着喊着求都没用，白脸说这世上做什么事都有规矩，守规矩就是讲道义。

白脸的黄沙是比别人贵，但白脸能保障供给，沙子也永远比别人的好，饱满，金黄，堆在船舱像是金

<<淘金三部曲>>

黄的稻谷堆在粮仓。

白脸的手下开着小艇四处转悠，人家不是揽生意，人家不需要揽生意，他们发现了谁家的打沙船打出了好沙子，他们的打沙船就会径直开过去。

识相的赶紧移船别处，不识相的隔天就会机器出故障，甚至操作手失踪。

白脸会亲自上船，扔上几捆百元大钞，叫你赶紧修机器，机器一响，黄金万两，停一天就是几十万呢；或者表示对失踪者的深切同情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每个江上混生活的背后都有一家老小指望着。

不是不讲道理，讲的不是岸上的道理，在水上只讲水上的道理。

三宝不是不明白拴钱的心思，可是三宝眼窝子浅，舍不得眼前能省下的五千块沙钱。

拴钱担心的不是三宝的脑筋不够用，而是担心一个男人眼界不宽广，容易被绊得鼻青眼肿，老话说，行船眼观十里水哩。

到了荆州段江面，白脸的打沙船在拴钱的望远镜里越来越清晰，船楼上挂着一面金黄的旗帜，旗帜的中间是一个大大的“4”字，这是白脸的第四条打沙船。

边上泊着两条空船等着装沙，尽管吨位不大，但是因为货舱空着，船体浮在江面，像是两幢高大的楼房耸立着。

相比之下，打沙船就显得像是高楼下的窝棚，只是那根输沙管直冲云天，居高临下地让人不敢小瞧。

一阵喜庆的锣鼓声在嘈杂的马达声中跃然而出，接着欢呼声向拴钱的船头袭来，“欢迎欢迎，欢迎拴钱老大来装金沙！”

拴钱和根水都开心地笑了，这是打沙船的大喇叭里播出的，这样的待遇只有几个在长江里名声响的船队老大才能享受。

拴钱嘴上不说，心里受用，他按响一长一短两声汽笛致意，驾驶着气势雄浑的钢船缓缓靠过去。

下了锚，三宝的船也靠了过来，拴钱放了软梯，根水挤过来，拴钱说你去凑什么热闹！

根水说，我去替我爹娘为龙王爷上香。

拴钱无语，三宝先下了软梯，说快走快走吧，衬衫的口袋里塞了鼓鼓的钞票，他让这点钱烧得慌。

拴钱白了一眼三宝，让根水也下了软梯上小艇。

郑守志喜欢这种火辣辣的天空，太阳一出来，就像一只大灯泡吊在你眼前，热，却无风。

对一个在长江里谋稻粮的人，不喜欢风，永远不喜欢。

有风就有浪，有雨就有险。

这与农民不同，天涝的季节，农民盼太阳，盼天晴。

天旱的时候，农民盼雨水，盼天阴。

在这一点上，船民目标单一，坚定不移。

郑守志不是船民，若干年以前他可以说是长江里的一个水手，但现在不是了，是江口集团的老总。

江口集团吃的是长江里的饭，发的是江水里的财，所以他讨厌风风雨雨，每天看天气预报，看到电视上那个小太阳卧在云絮里，在他眼里就是金元宝躺在银锭上。

其实也不单是郑守志如此，哪怕你只做过一天船工，你也会养成睁开眼皮就看天的习惯。

郑守志的办公室在江口村招待所的顶层，据说城里人买房，层数越高价格越贵，但到了顶层价格就会滑坡，冬天最冷，夏天最热，有空调也费电费。

郑守志喜欢顶层，倒不是他有钱不担心付电费，他觉得该冷就得冷，该热就得热，人活着就得有冷有热。

更主要的是，你住顶层，就永远把别人踩在脚底下，这感觉很重要，倘若你不在顶层，就只能听任别人在你头顶上吃喝拉撒。

他是个敏感的人，考虑问题总比别人想得深看得远。

住在顶层总是能比别人看得远，可这幢楼上没什么区别。

江口村招待所三面环山，一面朝江，楼就在山的半腰，山就挡在楼的面前。

朝北面的长江看，长江就是一条长布带子，这布带子长年藏在江面上空的云雾之中，从楼上看去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。

也就是说，不到中午，江口村的人见不到太阳。

初到江口村的人都不习惯，像是蹲在井里过日子，但时间一长，就明白了这里的美好。

<<淘金三部曲>>

歌里唱道，伟大领袖像太阳，照到哪里哪里亮。

其实太阳不止天上挂着的那一个，有时候，有些地方，人也可以是太阳。

这话，德国有个叫尼采的人说过，可江口村的人没听说过那个疯了的老头。

但事实让他们明白，江口村是一个太阳普照的地方，吃穿不愁，小孩子上学不要钱，老了有人服侍你。

所以江口村方圆几十里都羡慕江口村村民，有机会挤进江口村的人都挤破头想挤进来。

只是幸福的大门不是对每个人敞开，就像进入江口村的山道，又陡又窄，藏在荆棘丛中，找到道不容易。

现在江口村的全景就在郑守志的眼皮底下，这村确实不大，按说，只有成百上千家的村才叫村，几十户十几户的地方只能叫庄。

当初郑守志第一次到江口村，其实就只住着一户渔民，那就是哑妹和她父亲，可老人家开口闭口硬是称我们“江口村”，郑守志现在遂了他的愿，真的壮大发展成了村，有几百户人家住着，不止是村，是一个集团了。

山与江之间，只有不到一二百亩的地皮，从楼上看真的是尺寸之地，郑守志觉得岸上的地盘小了。

风声传出去，马上有各级开发区来邀请，但郑守志不喜欢往热闹处凑，他离不开这滔滔江水。

郑守志回到办公桌前，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竹匾，竹匾里放着几只毛线团，还放着一只收纳包，打开来，里面插着各种型号的钢针和竹针。

织衣针用材的种类有很多，比如说还有木质的塑料的。

郑守志最喜欢用的是竹针，柔顺又弹性十足，两头尖，必须是经过碳化处理的，戳在肉里一般不易感染。

但是现在市场上一般很少见了，只有江口村的那个胖女人总能及时替他供货。

郑守志将一只毛线团在手中抛了抛，毛人立即将已经起针的线衣递到他手上。

毛人是他的集团副总，有时候是他的秘书，有时候还是他的保镖。

之所以喊他毛人，是因为这家伙从上到下都长满了黑色的毛发，唯一的亮点是脸上眉眼下荒芜了巴掌大小的地方，当然还有他的掌心，岩石一般光亮。

讲起来，毛人原先也是长江里的一方诸侯，是多年前归顺到郑总门下，郑守志不雇秘书，不是他不喜欢漂亮年轻的女性，是因为他使唤毛人有一种无法替代的快感。

让一个五大三粗江湖上闻声色变的家伙做随从，有着特别的效果。

郑守志长得白，毛人长得黑，俩人一露面简直就是黑白双煞。

织一件毛衣，起针很重要，做一件事情总是开头难。

郑守志拿起起针的下摆，那是四根竹针撑住的一只四角架，郑守志数了数，二百二十五针，一般来说，男人的毛衣衣摆不会多于二百二十针，但这件毛衣不是给普通的男人穿。

郑守志以前织的都是围巾，花样简单，但是这次他要织一件毛衣了，并且花式繁杂。

图案和编织法都摆在办公桌的右角，毛人瞅了一眼，说，郑总，您这是第一次织衣服吧？

看上去蛮花哨的。

郑守志知道他想问这件毛衣是给谁织的，如果郑总自己穿也罢了，如果是给别人织的，这人就不是一般的人物了。

郑守志说，针。

毛人从收纳包里抽出一根。

郑守志说，8号针。

毛人犹豫了一下，换了一根。

郑守志接过，说，这是10号。

毛人说，你怎么肯定这是10号？

我怎么就看不出来。

郑守志说，按说你摆弄它们都多少年了，怎么就分不清呢？

做事要存心，要做有心人。

郑守志把两根针递给毛人，说，你用大拇指和食指的指肚子捏一起转几转，细的是8号，粗的是10号。

<<淘金三部曲>>

毛人照着做了一回，真的就分出了粗细。

毛人说，郑总，市开发区的一位主任在外面等了有一个钟头了，您见还是不见？郑守志说，见与不见，事情都明摆着，我们不去。

郑守志埋下头，摆弄那几根织衣针，又研究桌上的编织法。

那是毛人看不懂的文字，转身出去了。

郑守志专心织起来，又过了半小时，毛人又敲门进来，说，郑总，还是见一下他们吧。

郑守志说，当官的总要老百姓等他们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当官的也尝尝等的滋味？毛人说，他们也等了一个半钟头了，您就见一下吧。

郑守志说，毛人，看样子你是得了什么好处，莫非是你在穿针引线？别忘记，你现在也是集团的副总，不要丢了自己的架子，搭架子搭的是不是？是尊严。

毛人急了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马上赶他们走。

慢。

郑守志笑了，请他们进来。

开发区主任带着俩人进来，先是赞美了郑总的办公室，又赞美了江口集团家大业大。

末了，随员递上来一大捆毛线，显然，他们是专门研究了郑总喜好的。

主任看着桌上的图案说，想不到郑总的织衣水平如此高超，这花样我看天上的织女都织不出。

郑总说，见笑了。

地上的男人毕竟是男人嘛！花样百出，针法万变不离其宗。

做什么讲究的是个根本，就像我吃长江饭的，水是个根本。

坐了一会儿，主任一行告辞而走。

毛人奇怪，说，这人在外面讲了这样那样的招商优惠条件，进来了什么都不提，光奉承你织毛衣的活儿了。

郑守志说，提与不提，我的态度都在那里。

他那开发区有长江吗？我们集团的生意是见水生财，那主任已经明白。

第二章8月27日 晴 东南风2-3级 三宝躺在床上，听到一台台柴油机吼叫着发动了，一骨碌爬起来，这是昨夜装沙后泊在附近的船只起航了。

他拎了毛巾牙刷到船尾洗漱，发现一个人已在那里刷牙，见了他，抬起满是牙膏泡沫的下巴跟他打招呼，早。

居然是沈宏伟。

这条骚公狗怎么会和他的船上？

三宝想起来，是昨天夜里，不，应该是今天凌晨他让这狗日的上的船。

昨夜过了十二点，他从游船上回来，酒还没喝得尽兴，见老大船上的房间还亮着灯，就上了老大的船。

老大竟然也在喝酒，陪他喝的人只看见一个背影，长袖衬衣长裤，一看就不是船上人。

听到脚步声，那人转过脸来，是沈宏伟。

三宝的酒顿时醒了一半，沈宏伟上船讨债来了。

三宝想躲，却无处可躲，除非你躲进长江里去，他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。

三宝说，稀客稀客，是什么风把您给吹上船了，说着拉过一张凳子坐了。

三宝斟满了酒敬沈宏伟，说，沈所长，欢迎大驾光临。

沈宏伟说，别再叫所长，撤了，我现在狗屁都不是。

三宝惊讶，为什么？

沈宏伟说，托您的福，挪用公款，差一点就进去了。

三宝听明白了，原来他屁也不是了。

江风把他的酒全吹醒了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？

机会终于来了。

三宝说，你看这事，都让我给连累的。

赔罪，我赔罪，再敬您一杯。

<<淘金三部曲>>

既然您不是所长了，我就敢和您称兄道弟了，兄弟，干了！

沈宏伟哪里听不出这话中的意思，一慌，身体就坐直了，冷汗直冒。

都说现在是黄世仁害怕杨白劳，债主害怕借债的，不简单，沈宏伟是怕上加怕，悔上加悔，因为沈宏伟还偷了老三的女人，现在虎落平阳老三瞅准机会要治他了。

陈三宝搂住沈宏伟，一个劲儿敬酒，拴钱觉得老三懂事多了，也帮着劝酒。

三宝说，沈所，您是来找我的，这一回是我的客人，怎么说也应当住我船上。

三宝又说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兄弟，你住我船上，我一个月还你一万，这些日子老子从来没还钱给谁，你是兄弟，兄弟优先。

沈宏伟死活不肯去，拴钱觉得老三这回是真心，说，难得老三有这样的热心肠，就依了他吧。

喝完酒，老三硬是把他拽上了自家的船。

沈宏伟心中叫苦不迭。

一进船舱，陈三宝照着沈宏伟白晃晃的脸就是一拳，打得他站立不住倒了下去，沈宏伟知道上了他的船就会是这样，想躲的，哪里躲得开？

除非跳进长江去。

三宝说，你个骚公狗，鼻子可真长，嗅着那骚货的味道寻到这里来了。

沈宏伟站起来，捂住脸，说，三老板，你饶了我，我是走投无路，才寻到这里来。

三宝又是一拳把他打倒在船板上，一脚一脚踢过去，踢得他抱成一团，三宝边踢边说，你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？

老子说过见你一回打一回，见你十回打十回，你还不相信？

老子今天不光是打你，老子要把你扔进长江里喂鱼！

沈宏伟突然坐起来，鼻子里嘴角上淌下的血挂到了衬衫上，沈宏伟说，陈三宝，你扔吧，你干脆把我扔进江里算了。

我既然肯来，就打算被你打死，打算被你扔进长江里！

实话告诉你，来之前我就把遗书写好了，一封留在家里，一封交给了单位。

三宝冷笑一声，说，你还敢吓唬老子。

上去又是一脚，但这一脚已经没什么力量，他酒喝多了，也踢累了，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喘气。

陈三宝说，你给老子乖乖地睡在这房间，胆敢迈出去一步老子就砍了你的腿。

沈宏伟就是当年贷过一万元给拴钱的信贷员，后来才进步成镇财政所所长。

拴钱后来两次造船沈宏伟也继续帮他贷款，陈拴钱言而有信，没误过沈宏伟一次。

倒霉就倒在陈老三身上，这同一个父母生的兄弟截然相反，哥是哥，弟是弟。

其实连陈拴钱也无法弄得懂这个老弟。

老三比拴钱小五岁，从小就是拴钱的尾巴。

叫三宝，是因为生他之前有个老二，夭折了。

娘死得早，拴钱只有这一个弟弟，吃穿都让着他。

弟弟脑子好，在学校里经常得奖状，按拴钱的想法，勒紧裤带也要把弟弟供进大学，光宗耀祖。

可当弟弟的不这样想，拴钱第一条船没下水时，三宝就打定主意跟哥哥去闯江湖。

三宝说，哥，上什么大学，大学毕业还不是穷光蛋一个，你看看我那些老师不也全上了大学，又穷又酸谁瞧得上。

拴钱不答应。

可船进了长江，这小子从甲板下的暗舱里冒出来，书包里没有一本书，带的全是换洗衣裳、毛巾牙刷。

三宝上了船，先是跟着水手，接着跟轮机长学轮机，脑子快就是学得快，不长时间就样样能干让拴钱刮目相看。

拴钱说，剩下就只有学你哥做船长了，你干脆弄条船得了。

拴钱是开玩笑，三宝却牢牢记住了。

拴钱一抬脚跨进长江，就是跨进了钱窝子。

当时上海滩的黄沙卖三十元钱一吨，除去买沙钱、柴油钱和人工钱，一吨能赚二十元，一船沙装二百

<<淘金三部曲>>

吨，就能赚四千元，一个航次来回十天，一个月能赚一万两千元，你算算，不到一年，就能把银行贷款连本带息全部还清。

拴钱回家还贷的时候，拴钱发财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，蠢蠢欲动的人、跃跃欲试的人挤满了拴钱的屋子。

拴钱给他们递中华烟，讲长江上的趣事，他们排着队请拴钱上酒店，醉得拴钱差点回不到船上。

拴钱刚离开固城湖，固城湖的湖堤上就有人砌起了新的船台，接着，船台就如雨后春笋般在湖堤崛起，等过了几个月拴钱回家，连绵十几里的湖堤上已排满了钢铁大船的船体，像是若干年后南京城里街头头尾相连停泊的一排排汽车。

还是不断有人请拴钱喝酒，拴钱给他们递硬中华，他们说，不，抽我的。

递过来的是软中华。

但这回不是想向拴钱打听什么，是向拴钱借钱，你陈老板的船早就不欠债了，船姓陈，船赚的钱也每一分都姓陈了，你把钱摆在船上有风险，摆在银行利息低，你借给我，我让你的钱给你生儿子生孙子。

拴钱摇头。

人家说，我给你多银行一倍的利息，拴钱还是摇头。

那就高两倍，不行？

高三倍！

最后人家出到月息三分，年息百分之三十六，就是说借你一万块，一年后还你一万三千六百块，拴钱依然摇头。

这让人很生气，人家立即要结账走人，拴钱说，你先走一步可以，账留着我结，心里说，你袋里的钱未必是你的，我袋里的钱每一张都实实在在是我的。

拴钱是想留着钱重新造船。

拴钱的船在固城湖是大船，在长江里就是一条最普通的小船了。

真正的大船是几千甚至上万的吨位，人家从你身边超过去，尾浪打得拴钱的船像只摇篮东晃西歪。

拴钱果断把船卖了，十万出头的船卖了三十万，船板涨了，柴油机涨了，同样的船你到船厂去买至少五十万。

拴钱找到沈宏伟，沈宏伟已经是信用社的副主任了，沈副主任说，你是固城湖第一个富起来的渔民，我不支持你支持谁？

拴钱向来对沈副主任大方，沈副主任对拴钱也不薄，一下子贷给五十万，几个月后，拴钱就驾驶着千吨轮气势磅礴驶进长江。

但是，拴钱的满足没维持多久，长江的航道越来越窄，拴钱的心却越来越大。

江上的运输船越来越多了，浙江人的船动辄就是几千吨位，那些大船阻的不是长江航道，阻的是拴钱的心。

三年之后，拴钱决定，卖船，回家再造一条吨位翻一倍的大船。

但这一回，老三说话了，老三说，哥，我也要造一条船。

拴钱说，你想造多大的船？

老三说，不大，一千吨就行了。

其时老三已经年过三十，已是娶妻生子的人，也到了该立业的时候，可是开口就要造千吨轮，拴钱还是吃了一惊。

拴钱说，你能不能过一二年再造，我现在自己资金都跟不上，过一二年宽裕了，哥才有钱帮你。

老三说，过了这个村，怕就没这个店了，现在政府对造船管得紧了，这证那证名堂越来越多，说不定就要出来政策不许民间造船了。

拴钱无语，据说县政府本来是支持老百姓造船运输的，电视里报纸上都大张旗鼓宣传，要把固城县打造成“长江运输第一县”。

动静闹大了，省市港监局、国营大型船厂的领导专家纷纷前来考察，专家们站在固城湖湖堤上惊得目瞪口呆，没有一张设计图纸就敢动工，没有一个人有专业职称，农民拿起电焊枪就敢焊接，没有船台没有槽轨，千斤顶一顶钢缆一拉就敢让千吨轮横向下水。

<<淘金三部曲>>

惊讶过后就是愤怒，这是藐视科学技术，这是拿人民的生命安全当儿戏！

县政府这才晓得请错了神，才晓得做人要低调，做政府也要低调，忙着回办公室制造条文了。

老三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，可拴钱还是反对三宝造船，一千吨的船，至少得花一百万。

先是老父亲来了。

拴钱的船停在上新河码头等买家，老爹先是乘汽车到了南京，又从南京雇小三轮到了上新河，颤颤巍巍走过跳板上船，抽了拴钱递的好烟，喝了拴钱供的好酒，说，老大，你是过上好日子了，这样的家当，我做梦都不敢想，你想再把家当做大，我当爹的当然高兴，可是，你不能光顾自己好，也得让老三也好起来。

我呢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两个儿子都发财了，我才真正脸上有光。

国家也讲究个共同富裕，你为啥就不同意老三也富裕起来？

拴钱不说话，闷头喝酒，老三也不说话，帮老爹续酒。

这一天的凌晨一点，拴钱的手机响了起来，这个1370开头的手机半夜响起来不是第一回了。

这是大大的手机，可大大已死去多年了，拴钱接过几次，每次都没有声音。

他一直以为是闹鬼，可今天夜里“鬼”却说话了。

手机说，拴钱哥，我是大大。

拴钱惊得从前甲板上坐起来，看四周，什么都看不清，邻近的船体像是巨大的怪兽，远处几盏灯火像是鬼火闪烁。

拴钱头皮发麻，说，你是谁？

手机说，我是大大呀，这手机是你送的，这号码是你给的。

你娶了老婆生了女儿就忘记了？

拴钱看显示号码，是大大的号码，拴钱听声音，是大大的声音。

这个1370开头的手机，曾让拴钱大喜大悲，大大出事后，这手机就成了拴钱最害怕的一样东西。

它是拴钱的罪证，里面有大大和拴钱联系的记录，这么多年，他一直等待着有人拿着这个手机来找他算账，今天终于找来了，不是陶师傅，却是大大自己。

拴钱颤声说，大大，真的是你？

你还活着？

你在哪里？

手机说，我当然死了，你说要把我带到船上去，却把我带到了阎王殿！

手机那边传来一个小孩奶声奶气的声音，妈，我撒尿。

拴钱一下子醒悟了，手机里的不是大大，是小小，是老三的老婆。

原来手机到了小小手里，所以一直没有人追查拴钱。

拴钱说，小小，你别捉弄我了，你也知道，我是欠了大大，下辈子做牛做马都还不清，我至今都想着她，我不是无情无义的人。

小小说，陈拴钱，你不止欠了大大，你还欠了小小。

你知道我小小为什么要嫁到你陈家？

你睡了我们姐妹，却一个都不敢承认，死了的不敢娶，活着的也不敢娶。

我告诉你，除了我们姐妹，你还欠了一个人，你弟弟陈三宝。

你摸摸你的心口，你对得起你的亲弟弟，对得起在天上看着你的我姐吗？

拴钱明白了，老三两口子再打再闹也是两口子，老三老婆是要他帮助老三造船。

<<淘金三部曲>>

编辑推荐

《淘金三部曲》编辑推荐：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鼎力推荐！

讲述暴利行业江湖故事，描绘淘金路上“恶之花”。

“把心硬得让它结了茧，你就能在这长江里呼风唤雨，人鬼敬畏，这才算真正入流。

”读《淘金三部曲》，观人性恶之淋漓、善之挣扎，见证城市化进程的罪与罚。

读懂城市化进程的罪与罚。

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鼎力推荐！

<<淘金三部曲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